V
D959.9141
P75e

3

3

白鹿洞書院新志卷之五

南康府學生劉峻星子縣學生胡雲校勘
南康府學生[illegible]建和上高縣學生黃美續校

文志二第九

文策書說頌跋講義凡四十七首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朱子下同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具位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喜昨按國朝故事及郡圖經得白鹿之遺址於城東北十

五里至唐李勃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為國學
及我太宗皇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
而淪壞日久莽為丘墟因竊惟念幸以諸生得
奉詔條顧以布宣教化為職顧弗此圖懼遠譴
戾乃議復立本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學其間意
庶幾乎先聖先師之傳用以昭揚太宗皇帝之
光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恭脩釋菜之
禮以見于先聖以先師兖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告先師文

嘉仰稽國典建此學宮鼓篋之初恭脩釋菜之
禮惟公兖國發揚聖蘊垂教無窮鄒國命世脩業克紹聖傳敢率故
常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

鹿洞書堂策問

孔子沒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
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
誦說孔子而獨荀卿楊雄王通韓愈號為道鳴

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先焉戰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為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為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為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甚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於朝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狀

王蘇本出於歐陽而其求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道則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邪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於楊墨之說同邪異邪自楊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為得其正邪二三子其詳言之

與呂伯恭論白鹿洞書院記書

人還領所報書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足為驗幸亦可言記之之　尤荷垂念思致筆力蓋不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既以為賀又以為謝也但鄙意猶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幸更為詳酌亦報此邑龍石只候定本即託人寫刻也並山東地勢畧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得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基則亦畧是如此恐此說說得亦大牢固不若為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指其舊十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是呈子令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并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計亦見之決非虛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

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誨諭教條極荷愛念但
前日未得回報以再申矣熹頓首再拜
當是時士皆尚質實正實則入於申韓釋老而
不自知
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
所以為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
駁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
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於程

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於
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為俗學
而欲改之也王氏之學正以學不足以知道
而以老氏之所謂道者為道是以改之而其
弊反甚於前日耳今病於末俗之好奇而力
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於熙豐崇宣
之禍而以當時舊俗為極盛至當而不可易
又似太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為切中

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止卑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為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為不知道此則為大惑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為卑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為卑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小大之辨也

關洛緒言止盍思所以反之哉

程子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為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小偏兼於上文無所繫屬

政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止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也今但言之則

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山以来止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

其區區濬之者又恐卑之已甚有傷上文

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兼此役

本為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於濬之今但得

多說此邊意思出来而畧帶續其風聲之意

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罵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用明道劄子後即

云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

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

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

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

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

而爭為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

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

而況欲其有以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
盖所以究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
深遠矣學於是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
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
齊變而魯魯變而道此語草畧不文而其大
體規模似梢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
文以偉辭不審尊意以為可否若只如所示
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弊病且將

盡變秀才而為學究矣盖此刻之金石傳之
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為一兩人東說西話隨
宜設法應病與藥也

答呂伯恭書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来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
又有問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
三復嘆仰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即入石
矣

洞記專人託子厚隷書未到甚以為挽然雖去此同官必能為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開講以落其成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中語更不録呈也

白鹿書院承為記述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為至切此邦之士蒙益既多而德守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十一本投納書凡内一本裝標與濂溪祠堂記為對又有雜刻數種并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背作一卷此人亟行不暇也

與曾致堂書

南康從祀畫像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吴廣文矣白鹿當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為象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為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為席而坐於地亦適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之譏子言皆不謂然但今

已成恐毀之又似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聞先君言嘗過鄭圃謁列子廟見其塑象地坐則此不為無據也

跪坐拜說寄洞學諸生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拜禮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告也言以重寶厚德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以為坐禪之意誤矣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人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

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
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
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為跪爾雅以妥為
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天以啓對居而訓啓為
跪則居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
危坐亦可知蓋兩字相類但一危一安為小不
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大
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

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
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
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
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
像而臨祭設位予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
問予既畧為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
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
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

倣此以免於蘇子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
予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強至今以為恨也東坡
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
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
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
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其後乃
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坐
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据信不知蘇公
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
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倣文翁

石像為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
或為跏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揚王休子美今
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
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
為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
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
革千載之繆為之喟然大息姑記本末寫寄洞
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與楊伯起書

新年幾歲精神勵力想未至衰憊如某也白鹿舊遊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峯下新泉三疊頗為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嘗託黃商伯陳和成摹畫以來摩莎素墨徒以慨歎也

與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書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今侯能枉駕臨之尤幸伯起近為況如何聞永卿諸公亦嘗入山觀書遐想山林之勝他處真未易得令人悵然興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畫其形象置之其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為此向欲作李賓客李九經及三先生祠於其間以未有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於義殊不安而諸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之所望也幸以示諸人亟為毀撤為佳不然須別作區處也

舜弼所云白鹿之說當時亦謾及之豈有輒敢

號令州郡之理渠自張皇亦不曉事之過也
白鹿買田已就緒矣又許買牛此尤永遠之
利也諸事更賴衆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矣
朱守書來示及新編圖經乃知其郡政從容綽
有餘力如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為而不暇者今
皆備矣又承喻及禁止白鹿莊地一節尤快人
意但不知曾追毀其契否不爾恐尚有後患
也

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
臨游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
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答白鹿洞長貳書

書院經雨不能無隳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
宣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
足以為人久遠故事矣三大字本就卓上寫成
既摹即拭去今無復可得既已刻成煩且打一

本寄来可就脩即就本脩去不可即復磨去亦無緊急用處也諸生今幾想今時討論亦有緒山中間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唱道不以彼已之私介於胸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群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既為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為謝時白鹿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放皆為聞人今子和弟子澂之家尚藏其手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年月日

朱熹仲晦父記

書康節誡子孫文

康節先生邵公手書誡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詩得之鄭林向氏刻寘白鹿洞之書堂以示學

者淳熙庚子開基節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右伊川先生與莆田方君先寀道輔帖後一帖乃嘉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真蹟今藏道輔曾孫次陵家後百二十四年後學朱熹得曹建模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

跋所刻和靖帖

右和靖先生帖得之祈君之子真卿淳熙庚子夏五月丙戌刻之白鹿洞書院新安朱熹記

跋所刻包孝肅詩

此包孝肅公布衣時語蔡廷彥得之吳唐卿以語晦翁翁敬書之俾刻于白鹿洞

書金溪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堂請

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盖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華盖石劖風雩二大字字下有題

朱仲晦父與王之才楊子直蔡季通胡子先鄧老胡仲開同飲此石望五老峯淳熙七年上章困龍孟　癸酉　書（華盖石去閩牛山咫尺）

獨對亭下石劖（在風泉雲壑右）

慶元丙辰之臘月大守廣陵趙公脩白鹿書院十有六日知縣事梁翊以督役至此教授吳中堂長吳堯佐學錄余坦直學趙規

枕流橋南壁劖

永嘉陳淳祖假守是邦被命造朝以書考日謁

辭鹿洞會講預者元寮於丘璉山長林棟堂長
陶桂一洞正　與仁前洞正主祠　録張
傳一講書劉　陶應子黄有開掌書杜端甫
直學傅仕龍歐陽繇學諭與諸生幾百人景定
庚申良月旦日題

聖壽無疆頌有序

廬山草茅臣周頤撰并書　上進

臣聞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
其壽今皇天以是全美眷于我有宋恭惟光堯
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
明謨盛烈大上皇帝道運無積功成不居蕩蕩
巍巍與天同造耆齡延長振古未有皇帝即位
之二十四年申命有司討論典禮十二月二日
加奉上尊號冊寶越明年元日率群臣詣德壽
宮上壽肆推慶澤用大賚于家邦於戲盛矣哉
臣幸際亨嘉身同鼓舞宜有歸報之辭殫厥形

容之美勒諸名嶽震耀無窮謹拜手稽首而作
是頌頌曰聖皇丕承駿命誕膺紹開中興六龍
御天握符揔權三十六年尺土一民涵和養醇
如海如春神器宅中付以至公退養淵冲揖遜
寥寥惟我熈朝視古陶姚功隆德兼帝心日嚴
養以色占龍樓燕閒問安既還喜見天顏顯號
重都玉鏤金塗三騰嵩呼王春履端慶典隆寛
聳爾聽觀晨光初霞清蹕翠華肅無敢譁簫韶
九成合奏在庭千官列星皇帝奉觴以介鴻龐
來崇來降雨露恩深曠儀自今萬國謳吟小臣
何知敢無祝辭百拜申之碩聖人壽八十歲周
為春為秋碩聖人壽垂佑至尊廓清乾坤碩聖
人壽至尊躬迎玩意神京南斗之旁五老昂昂
祥烟壽光作頌維何蒼崖可磨書刊嵗我聖壽
日躋茲峯與齊億萬年兮淳熈十四年秋八月
刻石五老峯前按先生卒於熈寧六年此云淳熈則刻石在後也

奉議郎權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臣王溉
朝請郎權發遣南康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臣兼彰

洞院北至楊梅橋關牛山劉有朱子所題并周子之頌朱刻已槩入舊志矣嘉靖乙酉五月洞生南康繆建和上高黃美按志即華蓋石剔蘚求刻固并得之考其頌則元公之名究其辭則類高宗事也計將不錄仰思周朱並祀洞院朱刻收之多矣而周子之文僅得此篇則真與偽未暇論也姑附錄于右以俟再考

與黃商伯書　朱子

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日往釋菜開講矣延倉肥吳君為職事但渠為書社所拘恐未必能往却有楊學錄者與一二後生欲往也

白鹿成未有藏書欲于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劄子懇之前此亦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冊恐致重複若已呈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為之已有者不別致則易為力也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

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為之也曰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徧于本路諸使者也

得子澄書云廬陵發策持論甚正甚慰甚慰小録求一本便中早寄幸甚此間中選者數人甚厭物論白鹿諸生文字老成莫次曹生秀發可喜但欠琢磨小榜之首彭君充佳惜不與萬書也已約兩榜之士來白鹿相聚未知皆能來否爾此間事未去間不敢　曰少弛恐得鄉間有所聞望一一見諭也

更煩於太宗實録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年會要作六年更詳之六月以洞主明起為褒信主簿其下有少本末並告録云

此已有之但不知是實録諸否耳

熹頓首再拜前日專遣人行拜狀想達春卿來近間殊用慰感即日清和伏惟尊候萬福熹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即畧轉山北

迤邐東歸矣脫此樊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能無惆悵耳白鹿田錢已撥正牒教授候彼回文即行支付也表弟之歸深荷津遣又辱饋贐之厚渠深不敢受朋友皆以為仁者之惠所不當辭渠必已具謝矣

白鹿書堂講義　陸子靜

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與獲聞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洞書堂群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皆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

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惟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期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塲屋之得失顧其拔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慱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

由是而進於塲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必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毋負其志

流芳橋志　陳宓

新安朱侯在建橋白鹿洞之東南陬面直五老溪流紺潔未之名同遊江西張琚羅思姚鹿卿閩張紹燕潘柄郡人李燔胡泳繆惟一會講洞學畢相與歌文公之賦得名流芳既揭楣間因紀岸左嘉定戊寅四月丙午莆陽陳宓書

枕流亭志　胡泳

番陽李侯駿嘉定戊辰歸自武昌訪書院經小三峽愛清泉之奔流懸崖之對峙出鹿洞諸生剏亭峽上後十年戊寅郡人胡泳以三

山黃公幹所留郡將陳宓餽鼎新崇大之扁以
枕流亦莫揆首剏之田也又四年壬午李侯守
池陽泳客于池昉聞其始末是秋侯之子仁廣
甥夏昌字昌辰寔來合洞之士友七十有八人
舉酒亭上相與嘆歲月之易流幸來者之有繼
也因書其事刻賓崖石七月壬申胡泳題

自潔亭志　陳宓

朱文公嘗書此以名洞之溪今逆其蹟嘉定己
卯莆田陳宓謹書

白鹿洞諭來學文　邵寶

謹按南康府白鹿洞書院實據匡廬彭蠡之勝
宋儒周朱二先生嘗遊寓焉其秀自天可以資
靜脩之趣其重因人可以興景仰之思士惟無
志苟志欲上師聖賢進德脩業期有益於天下
者聞茲洞院皆當負笈裹糧從事於斯況有舍
以居有田以贍有書以觀如今日者而可不游

乎但學者立心之始幾莫大於誠偽辨莫先於
義利此之不審皆苟而已今學校徧天下立貢
設科教且用之具有成法若舍彼就此徒欲自
異於衆而所習者仍與衆同則於立身經世之
道既皆有所妨奪而群居之誚捷徑之譏或未
能免焉吾亦豈敢輕舉以誤諸英俊哉凡我學
校諸生暨山林儒士有清脩慎篤欲暫輟進取
而志於前所謂學者許府縣起送前來實雖寡
陋敬遵先儒舊規酌酌程課近臨几席遠寓筆
札相與講明焉如其師道以伺君子此實區區
奉詔崇正求真之分也所謂暫輟進取或五六
年或七八年必待學成然後出用不惟其言惟
其事實斯為有志之士如或立志未定請勿輕
至其四方學者聞而來遊當量館待之實不佞
敢以誠告

白鹿洞書院習士相見禮說　邵寶

或曰士相見古之常禮也今之士亦孰不相見禮非難知也子習諸生於禮而以是先焉有說乎曰有人莫貴於士士之相見非夫人之相見也故先王制之禮重相見所以重士也苟士之相見猶夫人之相見則非士矣又何禮之有蓋古之士其相見也為謀道也為謀義也而非為夫利與勢也故曰非夫人之相見也是以不敢[illegible]也而禮生焉致之以辭達志也重之以介道誠也稱之以贄將敬也誠敬著而後志通賓請主人讓至於再三焉不敢憚煩豈故崇是虛文也哉合之不苟則所謀者必臧謹於始而可以占終也今士之相見所謀者何為乎為古人之謀者百一反是焉者什且九矣辭達志也而或以飾介道誠也而或以說贄將敬也而或以貨率然而面一言即合未幾背之不以為愧此所謂夫人之相見也古者士之相見果若是歟吾

之習是於諸生亦將俾其謹謀而重合志於古
而今是戒焉爾或曰今之士固有貌乎禮而心
非者矣子習於外將以易之曷若發諸其內之
為愈也曰務諸內者聖模賢範講明服行在諸
生者素矣猶懼其未警也於是乎有是舉制外
養中固將賴焉若貌乎禮而心非者使其秉彝
未亡能無少變乎今夫冕而親迎所以重婚也
三加而醮且字所以重冠也重之如此而淫僻
狡頑之風尚不免焉君子不以是廢冠婚者所
以存天下之防也此吾所以習是於諸生之意
也曰子之意將有出於是者乎曰有哉三揖而
進其進也難一辭而退其退也易豈惟相見事
君者亦然故難進易退而禮義出焉天下之事
成焉習士相見禮所以教為臣也

告夫子文　　蔡清　三山人江西學

維正德丙寅八月二十四日巡視學校江西按

察司副使蔡清然詣白鹿洞書院敬謁

先聖孔夫子之靈而不能已於言曰未有夫子之前則有太極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群聖也既有夫子之後則有夫子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群聖也夫子之道塞乎兩間茲山有廟亦固宜然惟夫子之靈兮遠而求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近而求之隨求而在即其所在聖靈惟真嗚呼圓顱方趾夫孰非人夫孰非知有吾夫子之人尚饗

告二賢文　前人

有天地萬物矣可無群聖人乎有群聖人矣可無吾孔子乎自孔子沒千有餘年之後又可無吾周子乎吾周子程子之後又可無吾朱子乎嗚呼有周以降元數潛移時生聖哲間必有虧故我二夫子輩皆不得一伸其志乃洩其蘊以貽來世以衍孔子之澤以壽生民之紀非必造

化之有心其亦所遭之定理嗚呼不肖清乃今
知吾二夫子在天之靈兮蓋有以洞易道之始
終而信渾沌之不死尚饗

告白廉主李宥客文　前人

茲洞之勝惟公所基基則厚矣風節是儀前王
褒錫曰惟好德聿來真儒有事人紀大發山靈
光輝無射譬彼瓜瓞末六而昌根柢所在其何
可忘有祠翌翌來今永式群彥乃從之悉歆公澤

尚饗

告周朱二先生文　蔡宗兖山陰人南康府教授

發明大極先後同志過化庄廬先後同地一氣
淵源垂範百世仰止遺休理合同祀用陳庶羞
敬共堂事

白廉洞論士文　前人

宗兖病拙東海近荷
寵命起主白廉洞事是欲宗兖接天下之賢士

共相切磋而同升諸公也宗兗初至南康月
不終日寔未能博訪幽隱而躬致造請之誠
所賴此邦之士與人為善但求同聲相應毋
以形跡相嫌或先告我以巖下之老栗里之
賢四世之隱我則能次第而請見之或枉顧
我於成德之堂希賢之室我則能禮下而請
益之庶幾因一方之賢而知一省之賢又因
一省而知及於天下也宗兗自知愚陋闇劣

不足為洞中之主顧茲廬山秀甲天下高配
古人名聞百世含靈畜粹近復百數十年當
今豪傑必有如古君子冥會而默契之者吾
方約五老以恭俟不當因主人之愚而愚及
廬山也山川之精氣豪傑之精氣豪傑之化
機山川之化機語其內寔與諸賢同德而並
運語其外深谷足以靜慮澄溪足以洗心郡
伯館穀足資以養善

撫按藩臬諸公之崇儒重道又足以自重而自厲諸賢宜各加之意相帥偕來匪直為宗究謀也果有野叟山童忠信願見者全勿以禮貌虛文較計宗究固野人也

皇明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白鹿洞主人蔡宗究拜告

白鹿洞規說　前人

朱子白鹿洞規欲使學者易見故條列以示人耳合而言之博學者學此五倫也審問者問此五倫也慎思者思此五倫也明辨者辨此五倫也篤行者行此五倫也言此五倫而務實言忠信也行此五倫而克謹行篤敬也處此五倫而氣有不平忿也意有所私慾也處無所差善也處有所差過也正誼不謀其利明道不計其功即懲忿窒欲之事不欲勿施於人不得所反求諸己即遷善改過之事非出五倫之外而別有接

處非出博學五者之外而別有其功也然合五者而揔其要則又不出此心而已故[illegible]事而用其心則曰博學有問而專其心則曰審問即事而研諸心則曰慎思心昭昭而密察則曰明辨心存存而不已則曰篤行遇父子而此心惻怛用親遇君臣而此心敬畏曰義遇夫婦而此心不狎曰別遇長幼而此心克讓曰序遇朋友而此心不欺曰信忿心之猛也慾心之私也善心之得也過心之失也正誼不謀其利明道不計其功心之忠也不欲勿施於人不得云求諸己心之恕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張子曰心統性情朱子曰自十口聖賢皆以心地為本皆此謂也今人但知朱子之條列而不知朱子之統會往往泛求諸事而不內求於心夫泛求諸事則多岐亂足日見其煩擾而支離矣內求於心則一本上達日見其平易而

切實矣故今紬繹洞規發明此義雖主不敢謂能
暴白朱子之至教庶幾不蔽天下之正途諸君
其與我共由之哉復比洞規圖示于后正德十
六年九月初八日掌白鹿洞書院事南康府儒
學教授浙蔡宗兗書

白鹿洞書院講章有序

甘泉湛若水　南京吏部尚書

丙申秋八月　日予以考滿由江達湖而
南攜諸生重訪白鹿洞書院謁拜先聖先師
訖登眺新開洞憩息文會堂觀前南康守王
溪王子湊公濟刻予心性圖說于碑屏鐫四勿
總箴于洞壁會南昌鄉進士裘生衍先住洞
館與之觀二刻默然感悟而未竟其說尔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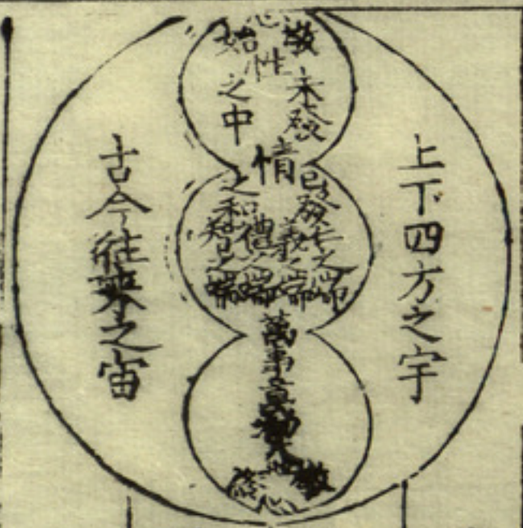
遵

明旨復職而洞中勝景一時勝會常往来于懐
今年戊戌孟秋得今江西少叅晉江南岡子
王子道思寓書於予曰日者行部至江州謁
白鹿洞宗儒祠坐文會堂見心性諸圖刻儼
若對先生因與諸師生發明先生隨處體認
天理之學聽者莫不動心焉然此圖固先生
平生得力處然非專為此洞作如陸象山呂

東萊之講義記文專留洞中學者傳誦也況
先生嘗蒞斯堂萬惟嘉惠後學留之講義慎
中也當刻之貞珉續之新志以與諸生面授
口講以布先生之教於無窮此洞之幸也亦
我先生之心也予聞而偉之曰甚哉王子成
已成物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水也何敢嗣言
於諸先哲之後哉雖然吾嘗有得於天之所
以與我者而聞聖學之大頭腦於君子矣盖

聖學之要於心性總箴二圖焉盡之矣心性圖說以言其道體也四勿圖箴以究其功夫也二圖者實相表裏實相發明者也玉溪王子並刻於洞中其有深意乎予昔在行李忽忽啓其端而未竟其說今以南岡子之請千里致書而慇懃焉吾雖欲勿言忍負其盛心耶竊惟先哲講義固不拘拘於一書發其精意使可用力焉止矣因即其二圖之刻在斯洞者發揮之以究其體認用功之實寓復南岡子以與太守梁子懋陽及洞中諸師生講求焉嘗嘉靖十七年八月廿四日

心性圖并說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混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種

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而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覺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發焉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者耳曰何謂敬終曰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無所不貫也何以大圈曰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實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為本心而外天地萬物以為心小之為心也甚矣

四勿總箴并圖 有序

甘泉子曰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予以四箴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惠教後世學者至

矣使其知合觀並用之功則善焉如其不然
或有分崩離析之患而昧精一易簡之學矣
予為此懼推程氏之意以達孔顏之指為作
四勿總箴庶學者知合內外之道以不貳乎
一貫之教焉

心含天靈灝氣之精與地廣大與天高明惟
精惟靈貫通百體非禮一念能知太始事雖維
四勿之則一如精中軍四面却敵精靈之至是
謂知幾顏復不遠百世之師聖遠言湮多岐支
離一實四勿毋貳爾思

此二圖乃聖學功夫至切至要至精至一至近
至遠至簡至易處總而言之不過只是隨處體
認天理功夫雖言與象二圖各有不同實相表
裏實相發明通一無二蓋心性圖專明道體而
所謂敬所謂心則功夫存乎其中矣四勿總箴
圖專明功夫而所謂高明所謂廣大則道體存

乎其中矣此所謂相表裏相發明通一無二之
實也只是一段道體只是一段功夫非有兩段
三段道體功夫無內外無大小無始終無有包
貫之分一而已矣然則二圖何以有圖有說有
箴歟曰圖以象見箴說以言形學者觀其圖焉
斯過半矣斯圖也凡有生之類終日呼吸喘息
終身酬酢紛紜而不能離乎此如子處胎中不
能外胞膜以自生與母氣而為二此予所謂萬

物宇宙間混淪同一氣林蘭川亦謂如一團水
相似雖堯舜之聖不能外雖桀紂之惡不能外
雖之夷狄不能棄者也故上智以圖悟其次以
言悟其次雖有言而不悟有言而不悟士斯為
下矣或曰請聞其說之圖曰心性圖象心性也
蓋因學士是內而非外者為之也于以見心性
之廣大精微與天地萬物同體而萬變萬務出
焉其本於心未發之謂性中也已發之謂情和

也而喜怒哀樂出焉而仁義禮智分焉其未發則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已矣是故擬之於穀種故始終一心始終一敬終日終身一心一敬所以收拾乎此而已焉盡之矣致之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全歸乎此而已矣宇宙內事即性分內事復有何事請聞其箴之圖曰總箴

圖象四勿之本于一也蓋恐學者不得先正之指而溺于內外制應之惑為之也于以見視聽言動皆一心也無有內外如精中軍以應四敵也是故知內外合一之功而所以收拾乎心性圖之道體者益密矣以言乎視聽言動無往非敬以足乎前圖之說也學者苟能因前圖而知天地萬物一體之道而吾心即天地萬物之心而敬生焉是故能知所有矣又因後圖而知前圖之所謂敬不越乎後圖視聽言動之皆心心皆天理而非知覺運動之謂心則必視以心聽

以心言以心動以心心一而勿之者四事四而
勿之者一勿之者勿忘勿助之間幾而已矣顏
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
幾乎知幾其神乎學而至於幾焉至矣幾者初
念之功力之最先者也乾道也乾知太始先天
之學也勿之勿之則誠敬立成性存存而道義
出焉是故能養所有矣夫知所有養所有知而
勿去聖學之事備矣至於本體完復與天高明
與地廣大與天地合其德與造化合其功天地
在我位育在我矣大哉圖也斯其至矣然此理
于涉極大為用極無窮必知是而後盡性必如
是而後盡為人必如是而後盡為子否則不足
以為人不足以為子矣嗚呼凡我志學之士其
何憚而不為人子乎

白鹿洞書院新志卷之五終